

时令小语

诗抒胸臆

杜鹃花咏

■何佩刚

红艳皎皎映岭云，初
开谷野自含情。先于桃李
花燃火，复向溪山色染
林。凄婉子规凝滴血，娉
婷豆蔻妒销魂。花光人影
若同老，还美园中烂漫盆。

汶川地震四周年记

■桂清

蜀中地陷摧桃源，
瞬目莽榛肠断繁。
四海龙蛇惊瓦砾，
千秋府库降灵幡。
山川远近关心泪，
亲故安危系梦魂。
劫后青山托望帝，
年来再谒武侯门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喜喜悲悲忆高考

■周彭庚文

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，耳闻目睹众多考生和家长考前考后的趣闻轶事，心底深处不由泛起阵阵涟漪，虽尘封35年，当年参加高考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眼前。

1977年10月20日晚8点，从当时最快捷的传播工具——广播里传来爆炸性的消息——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了。播音员那铿锵的声音，字字如重锤敲击着我的心，正在吃晚饭的我，端起饭碗捧菜碗，捧起菜碗端饭碗，不知到底该捧哪个碗。干脆，丢下饭碗，拉出箱子，翻检出几本自认为用得上的书，连夜看起来。

插队已近10年，刚来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“修理地球”，后来成了当地学校一员挑大梁的“代课教师”，但对前途的忧虑，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挂念，让一颗躁动的心一直难以平静。现在，机遇降临，岂能错过？不搏一搏，岂能心甘？

谁知刚过两天，公社负责高考报名的官员特来传达口头通知，因超龄，我失去报名资格。如一盆冷水当

人。自然，我们的名气立刻传扬开来，我极力抑制，使心中的暗喜不溢于言表，却漾满心房。

1978年的元旦，室外寒风瑟瑟，室内却是热气腾腾，笔试过关的考生满怀希望和憧憬，穿梭在体检的各个科室中。谁知在测血压的环节，我却突遭意外——被测到“血压高”。第二次测，更高了。在周围人投来的同情的目光中，我呆呆地坐在一边，头脑里嗡嗡作响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此时，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考生，默默地递给我两只他准备自用的、据说降血压有神效的冻柿子。在决定命运的第三次测量中，那个中年女医生轻轻地说：“合格。”霎时，刚才还感到刺耳的这个医生的声音是那么悦耳，面容溢满了慈祥。不过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没弄明白，到底是那两个冻柿子真的有神效，还是“最后一搏”的淡定，抑或是那个女医生起了恻隐之心？

等待是难熬的，尤其是还有莫名的隐忧。虽说其时“阶级斗争为纲”已淡化，但考量“家庭出身”仍时不时会泛起白沫。“小业主”阶层虽不是斗争对象，但也不是依靠对象，仅仅是“团结”对象，至于团结到何种程度，那就全靠决策者的掌握了。

1978年3月下旬，各高校录取通知书逐渐发出。每天在校上课，虽望

眼欲穿却强制表现得漫不经心，内心焦虑却俨然谈笑如常，只是双眼总向校门口不停地瞟，脑海里设想着邮递员带来好消息时应该有的状态：要矜持，要若无其事，不要欣喜欲狂。

就在这无尽遐想中，迎来难忘的时刻。4月15日中午放学后，正饥肠辘辘地忙着煮饭，一个学生急匆匆地奔至我家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校长叫你赶紧到学校去。”此时还有什么要紧事？！我顾不上熄灭灶膛里的火，跨上自行车，就直奔学校。平常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。校门口已聚集了一群人，正围着校长看一张纸。我跳下车，顾不上跟周围的人打招呼，一把拿过，只看到“录取通知书”几个字，我的双眼就模糊了，抬起头，举起双手，朝着蓝天，朝着白云，朝着远方的家，朝着日夜思念的亲人，喃喃地说：“迟到10年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啦。”什么矜持，什么平静，全跑得无影无踪。回到家，锅子里炒的韭菜已成了焦炭。

如今，高考已是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，虽不能人人都考进自己心仪的高校，但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，想接受高等教育已不是太难的事。但对高考的重视，也丝毫不比当年逊色。它不仅仅是改变个人命运、塑造人生、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，也是报效祖国、大展拳脚的一条大通道。

杨浦记忆

复兴岛之北

■楚君文

复兴岛的形状像一张弓，弯成弧形的弓背，直直的弓弦。弓背向着东面，黄浦江沿着弓背流过；弓弦西面，细细的人工运河流淌。

岛之北，即占复兴岛总长三分之一的那一块——南自运河上的海安路桥东堍始，北到弓弦和弓背的接缝处止，距吴淞口6公里，是我20岁起进渔业公司当船员时，船开出去和开回来，接地气的地方。

32岁开始，离船不离岛，我在岸上工作了12年，前后当了24年的岛民。

前年去过一次岛之北，已租给建工局，作为堆渣土、黄沙等的码头。原先的物象都消失了，我只能凭自己的视觉记忆，还原当年的盛景。

当年的岛之北，南北长约1.5公里，东西宽约450米，一分为二——东面靠黄浦江一侧为渔业公司所有；西面靠运河一侧归鱼品厂所有，以一条中央马路为分界线。

进公司大门左转弯，是一座三层的大楼，渔业公司的枢纽，头头脑脑的所在地。大理石铺地，屋顶是花台，简称公司大楼。

公司大楼东侧，面朝黄浦江，是一马平川的水泥渔码头，由南向北，长1500米。水泥码头外是连成一气的铁皮浮动码头，共22个，编号为1—22号，能随着潮水起落而上下浮动。10号码头上有一座两层楼高的调度台，位置据渔码头的中央，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北800米，向南700米的渔船动向。

调度员对着话筒，调度从北南两个方向进来的船只。到船的时候，江面上汽笛声声，表达着急切想靠岸的诉求。

码头调度台看到后，回应说：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某某船，请停靠××号码头。”调度台下面，有一块大黑板，船靠几号码头就将该船牌子挂在几号码头，一个码头一般可以靠6条船，靠最里档的船牌子挂在最上面，其余的依次类推。

你要找船，就先看黑板，一目了然，有点像指路牌。渔业公司和鱼品厂，虽然以一条马路为界，但毕竟两家单位同属一个系统，心理没有什么藩篱。但彼此都认为对方的食堂饭香。因职

业关系，渔业公司小伙子多，鱼品厂多大姑娘，于是，渔业公司的小伙子买了鱼品厂的饭票来就餐，鱼品厂的姑娘也到渔业公司吃饭。是不是在这样的互动中，彼此对上了眼，没有实证，不好说。但两个单位这样的夫妻，即男的在海上捕鱼捞虾，女的在岸上加工鱼罐头，据我所认识的，就有3对，实际数目应该远远不止，因为当年两个单位的职工加起来，就达12000多人。

岛之北飘起的气味，与海上的鱼汛息息相关。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东海的黄鱼汛和带鱼汛期间，当渔船满载而归，码头上弥漫着淡淡的海腥味时，鱼品厂便接手加工香喷喷的梅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了，其中带鱼罐头为草绿色的军用食品，只供应部队。

此后，黄鱼和带鱼因过度捕捞，资源锐减。

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，后来在黄湖北部出现了马面鱼（上海人称橡皮鱼）鱼汛，这是一种卖相难看，但吃口还不错的鱼。马面鱼汛期间，码头上海腥味浓烈，很刺鼻。

鱼品厂将其加工成辣味炸鱼块，装在玻璃瓶里。加辣味油炸，是去其海腥味；装玻璃瓶，是降低成本。

当时这种鱼罐头很受欢迎，我曾多次托熟人到鱼品厂买马面鱼罐头，我和我老婆女儿都爱吃，当时大家的收入普遍不高，看中的就是它的价廉物美。

在海鲜品稀缺的西北地区，它更受青睐，订书单雪片似的飞到鱼品厂，鱼品厂紧赶慢赶加工，一车皮一车皮从上海发车运过去。据说鱼品厂姑娘皮肤好，那是天天在油锅里煎鱼，为油气所滋润；也有说与油炸无涉，她们本来就天生丽质。

复兴岛，是培育现在这些纵横太平洋、大西洋的大西洋的高级船员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。就是远在千里万里的远洋，复兴岛是他们的梦里故乡，黄浦江和运河，是梦里流淌的故乡的水声。



快乐游 ■黄伟勤

校园文学

那些年用过的书桌

■陈蓉文

这些书桌“坐落”于窗边，我曾和它共度每个夜晚，总能远远看见对面楼房亮成一片的灯光。

它一米多长，不宽，有两个抽屉，总是被各种书、本子，还有考卷塞得满满的，桌面上是干净的油漆，没有什么装饰。白天桌上就一盏台灯，两三摞书。待我放学回家，按部就班地打开灯，拿出各种作业本奋笔疾书。不多时桌上便一片狼藉，考卷、书本、练习本……层层叠叠堆满了整个桌面，常令我感觉窒息。因此多年来养成了习惯，睡前定要做次大扫除，让这片“废墟”恢复原样，才能满足地入睡。

这，便是一路陪我从小学直到高中毕业的书桌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它仍没有损坏，一直立于窗前，看起来还和当年一个

样，只是现在异常安静。上大学后，原来桌上的台灯也随我“动迁”到了学校寝室，那些一直放在桌上的书籍有的变卖了，有的被束之高阁，抽屉里也换了内容，如今多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很少坐在桌前常坐，偶尔为了找寻某个很久不用的东西，如玻璃胶、电池等才去将它翻个遍，之后又匆匆离开。

在结束与各种考卷、习题为伴的日子后，仿佛顺其自然地告别了书桌，逐步和电脑桌成了知己。从对游戏的欲罢不能，到打开电脑却不知该做什么而漫无目的地上网闲逛，我的生活慢慢改变。

而曾经的书桌就在两米开外的地方静静注视着一切的发生。再看着它，蓦然想起和它有关的很多事：塞在抽屉角落不敢拿出来考卷，压在书下的游戏机，还有写作业时听到开门声赶紧把耳机摘下的狼狽，趴在

桌上打瞌睡之后留在桌面上的水汽……原来，这书桌记录了我太多的过往和回忆，它更像是一位亲密无间的朋友，默默注视着我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和悲伤。十几年过去，我已成长为正在走向社会的踌躇满志青年。但这书桌却一如既往，唯一不同的是它身上淡淡的米黄色逐渐显出旧意。坐在桌前，我有种由衷的踏实感，就像当年那些安静的晚上，半夜苦读后“吧嗒”一声关上台灯时的满足感一样，让人内心安宁。

当论文可以从网上下载，当小说可以在手机上阅读，当知识不仅仅承载于油印的书本中时，那些和书桌有关的日子逐渐远离了我的生活。只有在图书馆，还能找回一些坐在书桌前埋头苦读的感觉，但离开时才发现这陌生的书桌就像过去的记忆一样抓不住，也寻不回。

你肯定也有这样一张书桌，也许它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功能，也许已是一张普通的桌子，但无论如何，它曾见证了我们的年少时的梦。

(上海电力学院)